

春天



艾蕪創作

天 春

作 創 蕪 艾

行 印 司 公 書 圖 友 良 海 上

一九三七，一，十五初版

1——2000

發行人 著作人
印刷所

余 艾

漢

生 蕪

良友圖書印刷公司

上海北四川路

良友圖書印刷公司

八百五十一號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每册國幣二角五分

No.470

一

大門外的原野，籠着薄霧，平平的，攤在天底下，潮濕而且帶着湯睡。遠處車房，草屋，竹林子的陰影，東一下，西一下，散綴起，迷迷濛濛地，彷彿沉在夢中。通過田野的溝渠，兩旁排有矮小棲木樹的，繞着院牆的南邊，一路微語着，低吟着，好像耐不住黎明的清冷和寂寞似的。東邊天空，接近地平線的地方，已經亮了，現出微紫與嫩黃；高一點，則呈鵝黃般的綠色；再上去，便全是半暗半藍的了，只有一些蒼白的星子，在雲着迷迷的眼睛。

大門前面的空地，這是用木槿花籬，全胡豆田油菜田隔開的，拴有一條褐色大騾子，趙長生，那個鬍鬚頭，終年包帕子的傢伙，便從後面鞭着它，逼它不息地跑圈圈。整個冬天以來，和初春的早上，農人就是這麼着，訓練騾子的腿勁。——好準備夏季時候，用來車水灌田。因為到五六月，河水都乾了，大家須用牲畜的力量，去向各自的泉塘里取水的。

騾子渾身流着汗，一面跑，一面鼻子裏度度地噴氣。左右前後，飛濺起沙粒和泥土。趙長生很有勁：揚着鞭子，時而跳在這邊，時而跳在那邊；尖下巴，小眼睛的臉子，陣陣地發着紅熱。

旁邊劉老九，裸着一隻棕色粗臂膀，現出犁田那樣的緊張神情，替龐大的水牛，篋着頸上和腋下的長毛。不時皺緊濃黑的眉頭，張大鼻孔，將

篋上的蟻蟲，用指甲刮進烘籠裏去。接着烘籠裏便響起了別別爆爆的低音，燒焦發臭的氣味，也就一股股地，放散出來。

黑色水牛嚼着肚裏冒出的草。輕徐地搖着尾巴，但一篋到發癢處，便立刻挾進後腿去。身上的皮子，也驀地打起顫來。眼睛却在長睫毛下，一開一合地。劉老九看見這樣子，覺得像是得了報酬樣，就翹起兩片嘴唇，愛撫小孩那麼地罵道：

「你倒安逸囉。」

一面拿拳頭的背面，揉一揉鼻子，這是給什麼東西弄癢，就要這麼做的。

紫紅的太陽，橘子柑一般，從東面地平線上慢慢爬起。罩着平野的薄

霧，便蘸着微光，轉成乳白色，一直淡下去，逐漸消散。圍有竹樹的各個院子，露着炊烟縷縷的草屋頂，就由近而遠地，漸次分明起來。蒼白的星，隱沒了，天空轉成青白的顏色。

邵安娃挑完了吃水，蹶在門前石獅子旁邊息氣，並想晒晒太陽。一面摸出皮煙盒子，慢條斯理地裹煙捲。臉上老顯得木然呆笨，彷彿從沒歡喜，也不發氣似的。

汪二爺披着馬褂走了出來，抹有黃油樣的臉上，給初出的太陽一照，便發出紅光，邊扣衣鈕，邊大聲嚷道：

「呵喲，好太陽！……今天要晒糧食，大家都到燒房去挑吧。」
黑緞面子已經發黃的馬褂，邊沿上露出髒污的羊毛，就在他那扣鈕子

的胖手上，翻動着。藍布長棉袍，到是去年冬天新做的，但左邊吊擺上，却有了一大片油漬。

趙長生掠了一眼，不理他，只向牲口大聲威嚇，罵出各樣不好聽的話語：表示他做事的緊張和熱心。

劉老九却停住了手，冷冷地回答，但眼睛還是望篋子，並不抬了起來。

「挑？燒房裏的人做啥？……今天要淘堰哪。」

汪二爺有些惱怒，但要責備他一下，又覺得道理似乎並不在自己這邊，只好伸起手指，朝頭髮裏戳着，——紅結子，油膩烏光的緞瓜皮帽，便隨手偏在一邊了，——然後這麼說道：

「淘堰……這樣早就去麼？」

聲音雖是嚴厲得很，但也不一定強迫他們。隨即將扣好鈕子的手，向身邊的邵安娃一伸。

「你去！你去！」

邵安娃不答允，也不反對，就把剛裝在煙袋上的煙捲摘下，慢慢放進皮煙盒子，然後探索似的塞進懷裏去，好像對於衣袋的位置，還不大熟悉。一壁緩緩跼了起來。

「快一點，快一點！你就像半身不遂的老人樣！」

汪二爺對於這人的叱責，總是搞慣了的，一下就溜出口來，但這一次，却是有意藉此要給劉老九他們一點點顏色。

趙長生這時停息着了，一面摸摸頭上纏的那條黑不黑白不白的帕子，看他那不體面的鬍鬚頭，是不是又乘其不備，出來丟醜了，（這是由於長久的小心，造成的習慣。）一面對汪二爺那邊，討好地喊道：

「等一下，我就來挑！」

回頭向那緩走下來的騾子，大聲地叱罵：

「狗頭，狡猾的賊，你是少不得一根鞭子的。」

騾子聽見鞭子響，把雙耳往後一倒，就趕緊朝前竄去了。

趙長生接着小聲咕嚕道：

「媽的，我才替你挑，燒房那些東西，在做啥？」

太陽已由紫紅，變成耀眼的金黃了。木槿花籬側那幾株馬桑，在沒葉

的枝上，還纏有蛾蠓豆的枯藤的，就像水墨畫一樣，在微微潤濕的地上，繪着瘦長的陰影。越過籬柵那邊的一片田野，綠海似的龍鬚菜，麥苗，和胡豆●，以及快要開花的江西苕和油菜，都帶着朝露的光點，和淡淡的光霧，織成了春天大地的綺麗。院子上頭的天空，繞飛起了一羣鴿子，響着哨子的聲音。

劉老九刮着篋子上的垢膩和牛毛，斜起眼睛一看，汪二爺邵安娃已走進去了，就嘲弄趙長生道：

「我看你到該吃一鞭子。……它狡猾，哪及得着你！」

趙長生刷了驢子一鞭，彷彿誇耀自己的聰明似的，向劉老九笑着罵

胡豆即蠶豆，江西苕即紫雲英，油菜即芸菁，以上均依土名稱呼。

道：

「你比它（指牛）還蠢，我說的。……要是你不蠢，你就不會在這裏替它篋蟲子了。」

劉老九剛彎下身子，便又馬上伸起腰桿，翻過頭來，將下巴朝前一遞，就拿拳頭的背面，擦一擦眼睛，譏笑道：

「咦，我到要看看，你發迹了麼？……吓，還不是在這裏經圍●騾子！」

趙長生將手裏的鞭子一揚，笑扯扯地說道：

「老弟，我可是用的這個哪。」

● 經圍，伺候之意

顯顯威風似的，順手又給騾子一鞭，騾子加快跑了起來，一壁不平地噴着粗重的鼻息。

靜靜站着的水牛，突然迅速地搖尾巴，耳朵一搧一搧地，嚶呢爾嚶呢爾叫了起來，現出不安的樣子。

「你這東西！」

劉老九給它一巴掌，一面抬起頭看：那邊菜田埂上，張家小麻皮（他每天早上都要走過這裏，對於汪家院子裏面那株皂角樹上的鴉鵲窩落，看了一會，才能過癮，因為他老是喜歡爬樹子，偷雀鳥的蛋的。）正牽一條牯牛●走着，那牯牛也在嚶呢爾嚶呢爾地回答過來，便罵道：

● 牯牛即公牛。

「媽的，你又在招呼你的野老公了。……你這偷漢子的傢伙！」
「怎麼不偷？跟你這蠢東西，有啥味？」

趙長生嘩笑起來，一邊把鞭子挾在脅下，一邊取出烟盒子來裹烟。

「滾你的！」

劉老九罵了一句，隨即向晴朗的田野望了一下，自言自語道：

「不早了，去收拾冤兜●吧！」

說着，就把髒手朝牛背上擦了幾擦，提着烘籠●走了進去，一會便拿一把乾香的稻草出來。水牛看見食料，便不同那邊的牯牛招呼，連忙張開

● 冤兜，形類畚箕，竹篾編的，中繫硬竹圈，可以挑。有耳絆，可以提。

● 烘籠，硬竹篾編的，中盛瓦鉢，可以裝柴火。農民冬季，即以之禦寒。

嘴，平豎起尾巴搶上前去。

劉老九翹起兩片厚嘴唇，像母親責備頑皮孩子那麼似的罵着：

「還是要吃喃，我看你就……」

一面把赤裸的粗臂膀，扯扯絆絆地，穿進袖子去。纏在頭上的藍布帕子這時鬆散了，就暫時讓它落在肩上。

趙長生從腰帶上摘下烟袋來，裝上煙，一壁嘲弄道：

「告訴你，不是要你的草，它怕你打爛醋罐子哪。」

「滾，不要儘放屁了。」

劉老九將藍布帕子重新纏好，見趙長生在叭烟，自己本不想吸的，也禁不住摸出他的煙盒子。

這時圍牆上作巢的土蜂子，都鑽出來了，在暖融融的陽光裏面，順着麻臉似的牆邊，嗡嗡地叫，亂飛着。大門瓦簷上的家麻雀，吱吱咖咖地，一會兒嘈嘈嘈落下空地，一會兒又嘈嘈嘈飛上牆頭，顯出極端歡喜的樣子。

挨近菜園那邊的空田裏，擺着許多條竹篾編的晒墊。邵安娃和燒房裏的兩個助手（他倆都圍有白布圍腰，穿着黑布鞋子）一家一担玉麥包子子，從大門側邊的角門挑了出去，就倒在晒墊上面。晒墊邊上幾隻啄着的雜色母雞，看見人來了，便連忙跑，開站在遠處，偏着頸子，現出偷瞧和驚訝的神氣。等到人都担着空籬筐進去了，就又呢呢地叫着，跑了回來，用嘴尖急急忙忙地啄取，有的哽噎着了，便伸長頸子，一邊聳動着，一邊發出

嘶聲。另一隻紫冠紅羽的雞公，却並不啄哈，只是跟在雞母的後邊，拖下一邊的翅子，像流氓似的胡調着。雞母惹生氣了，總是回過頭來，啄它一嘴，再行吃它們的食物。

燒房裏的兩個助手，已經挑出四次了，邵安娃才三回，他就是這麼一個人，老是慢怠慢怠的。可也怪不得他，爹媽把他製造得太馬虎了：腰身長，足幹短，人家三兩步就可走完的路，他總要搖擺它四五下。但他不躲懶，事情也做得多。那兩個助手只担大半籮筐，他却挑得滿滿的。

趙長生看見他走過，摘下煙袋，吐一口痰，笑他道：

「啟，這樣賣氣力做啥？」

他就把多肉的有點蠢氣的黑臉，從扁担上車過來，舌頭弩在嘴皮上，